

云中岳武侠精品

湖海龙蛇

豪侠系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豪俠系列

湖海龙蛇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章	卿云讨药	(323)
第十八章	明保暗护	(345)
第十九章	众矢之的	(367)
第二十章	瞒天过海	(385)
第二十一章	虎啸显威	(407)
第二十二章	神龙昼现	(428)
第二十三章	柳堤情浓	(448)
第二十四章	铲除异己	(469)
第二十五章	善心恶报	(487)
第二十六章	围困分袭	(507)
第二十七章	群雄迭争	(527)
第二十八章	混身魔窟	(545)
第二十九章	九幽计穷	(565)
第三十章	挥洒自如	(585)
第三十一章	圣女如愿	(603)
第三十二章	真相大白	(625)

第十七章 卿云讨药

妖妇绰号称魅，魅是可以变化的。

张姑娘是龙的女儿，龙也是会变化的。

十年前，誉满江湖的一代豪侠潜龙公子，壮年隐退不再在江湖行走，名号逐渐被江湖朋友所淡忘。目下除了一些老前辈的高手名宿外，没有人会记得潜龙公子张浩其人了。

江湖没有长青树。如果中年以后，没有豪霸的局面，没有财势豢养爪牙，便会被江湖所淘汰，成不了气候，起不了多少作用，反而成为年轻人打倒挑战的对象，日子难过。

不做豪霸或做不了豪霸，明智的人便会选择退出江湖，这是避免生在江湖死在江湖结局的最佳途径，但急流勇退，又常被人认为是怕死的表现，所以有些人没有放得下的决心，终至死在江湖。

潜龙公子是放得下的人，三十余岁就悄悄地告别江湖，在老家龙宫湖的起云小筑隐居，不再过问江湖事，把一代侠名弃如敝屣，逐渐被世人所淡忘。

龙宫湖在江西九江的对岸，地属南京安庆府，是一座颇有名气，周围数百里港汊星罗棋布的大湖，出水口入江，与大官湖相通。

在大江作案的水贼，风声一紧便往这一带躲，出动上千水军，也休想把水贼搜出来。有些沼泽区，连当地的渔夫也不敢进

人。

西北境，就是大大有名的大雷河。

大雷河知者不多，雷池却天下闻名；大雷河就是雷池。不可越雷池一步，就指这条河。

起云小筑，就隐藏在龙宫湖泽地深处。

春夏之际，附近云起雾腾，所以他的家，取名为起云小筑，很多人可能记不起这处地方了。

当然，潜龙公子也不再是公子，公子多情风流俊逸的时代，已随如流岁月而消逝啦！

目下在江湖得意，名列十大剑客的电剑公子，也年近三十啦！

公子的名头不可能再保持多少时日了，公子的称谓，毕竟是年轻人的专称，上了年纪哪能再称公子？活现世而已。

潜龙公子就很聪明，不等公子的称谓被取消，便含笑挥手告别江湖，不等绰号更改便悄然引退，迄今仍保持潜龙公子的美誉。

潜龙公子的女儿，当然是龙女啦！龙女也当然会变化。

她速度之快，真可以变化来形容。

追魂女魅也快，而且地形熟。

翠云丹房只有二十余名男女，已被百了泉婆打得落花流水，人都逃散遁入山林，丹房内已经没有几个人留下。十余栋建筑占地甚广，任何地方皆可藏匿，黑夜中，人即使就爬伏在墙脚下，不走近也难发现。

在这种地方追逐一个飘忽如魅的高手，困难程度不言而喻。

张姑娘非追不可，她别无选择，心中一急，她掏出平生所学，全力卯上了。

经过这期间的变故，她是愈来愈成熟了，处事的心态，随经

验的累积而趋于稳健冷静，虽然心中焦急，但毫不慌乱，一举一动皆全神贯注，信心十足。

追魂女魅真不该反往房里面躲藏，由山林脱身要容易些。

奔入内堂，刚想将沉重的堂门闭上，张姑娘已如影随形跟到，砰然大震中，踹开正在关闭的堂门，门闭不下了，门后的追魂女魅被震得倒飞而起。

剑光如匹练，势若电耀霆击。

女魅总算反应超人，随势仰面躺倒，奋身急滚，吹管也随身拂扫，滚出丈外飞跃而起。

张姑娘一扑落空，心中大定，斜掠急旋，堵住了通往黑暗秘室的通路，剑势已将女魅控制在威力圈内，随时可以吐出致命的雷电。

女魅已失去举管就唇的机会，只要管一举起，张姑娘的剑将同时切入及体，不容许女魅有使用飞针的机会，剑尖距体已在三尺致命距离内了。

“你不敢下毒手。”女魅也不惊慌，似乎成竹在胸，不在乎眼前的剑尖，徐徐后退而且缓缓撤剑：“你有求于我，不敢把我怎样。”

张姑娘必须要解药，这就是弱点，不能立下杀手，不然剑该已贯入妖妇体内了。

“对，我是有求于你。”张姑娘不否认弱点，以同等的速度逼近，保持剑势有效的控制距离：“把解药给我，我不追究一切。不给，我要把你这里化为血海屠场，毁掉一切，碎剐了你。”

“你威胁不了我……”

“是吗？”

锋尖突进半尺，剑气直迫肌肤。

“铮！”剑鸣震耳，女魅一剑封出，要将逼近的剑架出偏门。

很不妙，不但架不偏张姑娘的剑，自己的剑反而向外荡，向

侧急升。

张姑娘的剑再进，快得目力难及，剑光略闪，锋尖便点在女魅的右肋要害上。

“你不敢杀我！”女魅僵住了，但口气仍硬。

左手疾伸，扣住了女魅的右肩井，大拇指深陷入肉中，力贯肩井穴内部。

“要打赌吗？”张姑娘冷冷一笑：“不给解药，你一定会死的，我要你慢慢死。闲云妖道是你的师兄，他不会把翠云丹房和自己的命，为了你而断送掉，他会将解药换命和保住这里的根基。”

“你少做如意大梦，我师兄没有七步追魂针的解药。我知道，你与王若愚的关系一定不寻常，绝对不敢用他的命来换我的命，所以，你得听我的。”女魅不为自己的生死担心，反而得意洋洋。

张姑娘手一振，女魅的剑和吹管脱手掉落。手再一挥，女魅飞抛而起，“砰”一声大震，被摔在丈外的墙壁上，反弹落地。

“我不会听你的。”张姑娘一脚踏住女魅的高耸酥胸，剑尖点在咽喉上：“你说得不错，我与他的关系不寻常，他一而再救了我的命，我必须还他这份情。他死不了，找你要解药只是预防不测……”

“没有解药，他一定死，迟早而已。我不怕你，你必须听我的，带我找他……”

百了泉婆出现在一旁，把张姑娘拉开。

“小丫头，你不胜任问口供，交给我啦！”老泉婆将小姑娘往门的方向推：“你走开，去处治那个卖毒药害人的妖道。”

“婆婆……”小姑娘大感焦急。

“走啦走啦！这里没有你的事。”老泉婆挥手赶人：“你不要把妖道弄死了，我还得把他拖来，让他们师兄妹对证，用他们来试毒药。”

小姑娘不得不走，走一步一回头。

老泉婆干脆关上门，再把女魅拖过摆放在长案上。

“嘿嘿嘿……”老泉婆发出一阵可怕的阴笑，摘下女魅的百宝囊：“你知道我是谁吗？参与崂山夺图的人，都知道我是谁，你当然也认识。”

“老虔婆，你吓唬不了我，我该知道你是谁吗？”女魅仍然有恃无恐，但得意的神色不见了。

“唔！似乎你并不认识我呢！”老泉婆开始剥除女魅的衣裙：“至少，你该听说过这号人物。”

“你又是什么吓死人的恶魔？”

“对，恶魔。嘿嘿嘿……该听说过我这恶魔百了泉婆吧？我就是知道你叫追魂女魅。”

女魅脸色骤变，开始发抖。

老泉婆取下一盏壁灯，取下三枝大烛中的一枝。

“泉，最残忍恶毒的夜间猛兽，连父母都照吃不误的灾祸之鸟，恶魔的代表，那就是我。”老泉婆一把抓住女魅白嫩高耸的右乳，五指一收，乳尖突起，旺盛的烛火徐徐移向乳尖：“以往我处置敌人，确是一了百了。现在老来变性，一了百了不好玩，改变慢慢玩的性情。也就晃说，慢慢来玩你的命。”

“不……不要……”追魂女魅尖叫。

火焰掠过乳尖，并没停留，不可能灼伤肌肤，女魅却惊得魂不附体。

知道所碰上的是什么人，女魅的自恃已不复存在，百了泉婆的绰号，本身就具有令人胆落的魔力。用火烧灼，敢硬挺硬熬的好汉并不多。女人被剥光慢慢烧灼，敢说不怕的女光棍真没有几个。

“你要的，贼淫妇。”百了泉婆咯咯狞笑，烛火慢慢接近乳尖：“你这一身羊脂白玉似的肌肤，男人看了爱得不忍释手。火也喜欢，因为油脂一定很多。等一会我去找一根松明来，烧起来

那才叫快活……”

“住手！你……你赢了。”追魂女魅胆落地叫：“但你……你得保证我的安……安全……”

“我百了泉婆从不保证什么人的安全，我只要一了百了取人的性命。”百了泉婆凶狠的说。

“饶……我……”烛火渐近乳尖，乳尖大概已感觉出热浪逼近，女魅发狂般尖叫讨饶。

“解药。”百了泉婆手中的烛火，停留在乳尖旁。

“在……在我床头的荷……荷包内……”

百了泉婆已检查妖妇的百宝囊，里面只有杀人的各种工具，没有盛药的瓶瓶罐罐，原来解药另放在荷包内，女人的荷包是饰物储藏器。

百了泉婆将齐眉棍插在腰带上，一手抓住女魅的头发，一手挽了腰，将人挟在身前。

“带我去你的卧室，你说，我走，出了差错碰上机关，你先死。”百了泉婆语气更凶狠了：“头碎、腰断，老身陪你赌命，你最好识相些，不然……”

“进后……后室走……走道，向……向右折……”追魂女魅不敢不说，扭动着赤裸的身躯却毫无力道：“里面太……太黑，你……你最好举……烛……”

举烛，必须有第三只手。

老泉婆如果抽出一只手举烛，就必须解禁制的肩井穴，一手扭转手臂将人押着走，便可设法解脱自救了。

百了泉婆不上当，重新将人放下，撕女魅的裙作带，把烛绑在妖妇的头侧。

“现在，你还有什么花招？”百了泉婆阴笑着问，再次抓头发抱腰准备动身。

“老鬼婆，你……你赢了……”追魂女魅不得不承认诡计失

败：“总……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你会要我的老命。”百了泉婆接下女魅的话：“你似乎已认定老身会留下你，留下心腹之患，把老身看成大仁大义的英雄豪杰，看成面恶心慈杀人手软的大好人。”

已经进入走道，狭窄的走道看不出异状，两侧似乎并没有房间，而是一条单纯的通道。

“你百了泉婆凶残乖僻，你下一辈子也不会成为大好人。”追魂女魅说话突然镇定、清晰：“所以，你也奈何不了我，因为我也凶残的女魔。如果我死，你也死……一起死……”

烛火摇摇，猛然熄灭。

两人同向下沉，一晃即逝。

是一座极为巧妙灵敏的翻板陷坑，人下陷翻板立即升起恢复原状。

两侍女在接待厅，负责看衬受伤的闲云真人，阻止妖道的爪牙进入，感到相当吃力，因为有三两武功并不差的爪牙，不时从隐藏处发射暗器攻击，暗器出手立即移位，飘忽不定打了就跑，并不冲入拼命，侍女小春如果扑出，他们就退得远远地。

张姑娘并没远离，悄然跟在百了泉婆身后戒备。

百了泉婆接近走道折向处，她也到了走道的起点，相距约两丈余，有变故定可一冲即至。

可是，人跌落陷坑，变生仓促，哪能来得及抢救？烛光一熄，她便知道不妙。

“婆婆……”她尖叫，疾掠而上。

翻板刚升上，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脚踏虚，她也向下沉。

要不是她在心理上，已有防变准备，这一沉下去，便再也上不了。

这是一面倒式的翻板，比中分式或旋转式的构造简单些，因

此功效也稍差，对付不了反应超人，身手特别矫捷灵活的高手。

她心理上已有准备，老泉婆向下沉，烛火也是下沉而熄灭的，已知道剧变发生了，眼前一黑，她便已提气轻身，脚下留了心。

人向下沉，她震臂上升猛然后空翻，“砰”一声翻正身躯，平摔在杭缘前端，手脚箕张扳伏在坑口边。

翻板重新上升，被她黑暗中伸手触及了。

“婆婆……”她推动翻板尖叫。

“两丈深。”下面传来了百了泉婆的回音：“找布带放下来，我不要紧。”

发出一声急啸，她急召两侍女前来相助。

两女侍听到主人紧急召唤，丢下重伤的闲云真人奔入内厅。

闲云真人栽得真冤，伤并不太严重，没有人看守，机会来了，强忍楚爬了几步，缓缓挣扎而起，一手掩住创口，吃力地往门外走。

仅走了三五步，距厅门还有丈余。可怕的劲敌在厅后，也必须逃出厅外，往花辅屋角一躲，老命就可以保住了。

厅内的四盏长明灯笼如果熄灭，该多好？黑暗中逃生的成功率，必定万无一失。

如果有胆大的爪牙进来救他，他就不需冒创口恶化的危险勉强行走了。

门外突然出现一个人影，一个蒙面女人，灰暗色的宽大披风掩盖住身躯，但发髻可以看出是女人，披风内一定藏有兵刃。

他一眼便已看出，不是他的女爪牙。这个女人的夜间活动装束，与他的女爪牙完全不同。

“喂！你这里出了祸事？”女夜行人惊讶的语气，也证实不是他的人：“闲云宫主，你……”

他这间接街厅，接待各色各样的买药买符篆施主，平时男女都有，当然有各种牛鬼蛇神，不是什么秘厅密室，顾客施主皆可自由往来。

“救……我……”他虚弱地向来人求救，已看出不是入侵的人。

“闲云宫主，你师妹呢？”蒙面女人急急抢入，急急扶住了他急问。

“有……有人来……来找她，贫……道也跟着遭……殃……快带我……离开……”

“来找她的人呢？”

“追到后面去了，找她的人好……好可怕……”

“好可怕？”

“贫道一剑便……便……”

女蒙面人显然大感吃惊，这妖道师兄妹号称妖仙女魅，竟然被找上门的仇家，一两剑便勾销了，入侵的人岂仅是可怕而已？

“我敢救你？”蒙面女人一掌拍在他的天灵盖上，把他推倒，向厅外飞退。

江湖道的金科玉律：灭口。

妖道师兄妹如果落在入侵的人手中，势将招出一切见不得人的秘密。少一张嘴，就可少吐露一些秘辛。

妖道是首脑，首脑这张嘴注定了要被灭。

蒙面女拍在妖道天灵盖上的一掌，把坚硬如铁的头盖骨震裂而且下陷。

这瞬间，一男一女两个丹房主事，恰好冒险出现在门外，目击宫主被击倒。

“妖妇该死！”女的厉叫，剑向倒跃而出的女蒙面人背心吐出。

“铮！”女蒙面人反应极为惊人，止步、旋身、拔剑挥出，奇

准地封住了急袭的一剑。

两人同被震得向侧飘，男主事抓住机会挥剑扑上了。

女蒙面人已无力封架，剑不可能立即发劲应付，顺势扭身滚倒，飞快地滚出门廊，滚落阶下，身形再起，三两闪蓦尔失踪。

男女两主事急怒攻心，奋起狂追。

她们站在闲云真人的尸体旁发怔，傻了眼。

“我们都不是问口供的人。”百了泉婆沮丧地说：“你不忍下手，我又太过暴烈。”

“谁会跟来下毒手杀了妖道？”张姑娘直抽冷气：“得不到解药，我……”

“小丫头，你已经尽了力。”百了泉婆加以劝解：“回去再说，另行打听谁有解毒的能耐再作打算。杀了妖道的人，很可能是唆使他们师兄妹，向王若愚下毒手的事主，也可能是他们的仇家乘机渔人得利。”

“婆婆，是否有搜妖妇卧室的必要？”

“妖妇宁可和我同归于尽，可知她的独门解药，必定藏在只有她才知的地方。就算搜出了，你敢使用吗？谁知道那解药？这处鬼丹房到处都是膏丹丸散，你敢赌运气吗？”

谁敢赌运气？吃错了补药也会致命呢！

追魂女魅在跌落陷坑之前，已被百了泉婆折了腰扭断了脖子。妖道又被不明来历的人，拍破了天灵盖。两个重要的人都死了，得不到解药，没问出口供。

她们白来了，一无所获。

王若愚被追魂女魅在客店用七步追魂针击中，毒发而死的消息，在次日一早便传出了。

当然，有许多人存疑。生见人死见尸，这是江湖朋友公认的

金科玉律，不能凭传闻认定。至少，得由追魂女魅出面亲口承认事实。

洛河南岸出了不少事故，也就吸引了江湖群豪的注意，原来在西关落脚的人，近午时分纷纷过河，在安乐窝的客店落脚，一个个跃然而动。

王若愚有意传播的消息，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张藏宝图已有着落，都在两条龙和九幽门的人手中。任何谣言，都会有人相信。

两条龙与九幽门，固然声威赫赫，江湖朋友闻名变色，胆小的人避避瘟疫，掩耳而走。但胆大的人也不少，他们并不真的害怕。为了亿万财宝，也就不再害怕啦！

电剑公子就不害怕，藏宝图已有着落，没有什么好怕的，谁怕谁呀？因此他是第一个带了大批朋友，最先过河安顿的。

金眼太岁人随后过河，正式打出雄风庄的旗号。

群雄已获得正确的消息，两条龙与九幽门，都在摩拳擦掌等候机会，为把对方的图夺为己有，已经发生多次冲突，势在必得。

三败俱伤之后，就是江湖群豪浑水摸鱼的时候了。他们都在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壮大自己才能攻守自如，至少可以显示实力，可以应付重大事故。

安乐窝至龙门镇，成了风暴的中心。

飞龙剑客随电剑公子行动，他的确有拼的决心，他是失败得最惨的人，逃不掉只好把心一横，不再扮懦夫，看破生死的人是无畏的。

午膳后不久，他与两位同伴出现在关林。两同伴是电剑公子的好友，名气没有十大剑客响亮，但真才实学并不比十大剑客差，三把剑联手，天下大可去得。

他被殴打的伤势并无大碍，练武人挨几顿揍平常得很，服药

推拿淤积，疏散快速，复原的速度惊人。

白天打听消息，很难发现两条龙与九幽门的爪牙，那些爪牙都是夜间活跃的妖孽，夜间与仇敌见面，才亮出龙和门的旗号。

白天派出的活动眼线，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即使亮出他们的真名号，也不可能知道他们是不是两条龙或者九幽门的人。

两条龙与九幽门几个首脑人物，身份名号逐渐被外界所了解，有不少人暗中调查他们的根底，发掘他们的秘辛。但这些首脑人物，白天绝不可能在外现身活动。而其他的次级人物白天在外活动，也绝不会承认他们是两条龙九幽门的人。

飞龙剑客并不笨，他放出的风声，是打听穷家三友的藏匿处，不提九幽门的过节。不是他欺善怕恶，而是他知道不可能查出九幽门的秘窟在何处，查出也没有能力对付这些可怕凶魔，让九幽门的人打他。

白天，九幽门不会出动大批人手公然行凶。

他愿意充任媒子，希望能把所要的人引出来。充任媒子相当危险，但他已豁出去了。

关林有两三条小街，店铺的主顾以香客游客为对象。这里也是游龙门和香山的中途站，食店酒坊茶肆一应俱全，但午后不久，游龙门和香山的游客还没动身返城，小街上行人不多。

三人在暖洋洋的阳光下，走动了老半天，正好在这里歇息，进入街右的茶坊，沏上一壶茶，一面品茗，一面留意街上往来的人有否岔眼的人物。

担任媒子的人，必须走动得勤快，敢于开口向人打听，以便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人算虎，虎亦算人；他们心中雪亮，早就引起有心人的注意了。

果然所料不差，第一杯茶还没喝完，穿了一身青儒衫已经泛灰，打了不少补丁的穷儒，大摇大摆跨入店堂，脸上的奸笑，真

像吃饱了的狼。

“呵呵呵……”穷儒到了桌旁，拖出桌对面的长凳坐下：“听说你们在找我，有事吗？大剑客。唔！你这两位朋友是……咱们见过吗？”

“在下姓廖，廖天虹。”右首那位相貌威猛的中年人，脸上也有怪怪的笑意：“咱们确是少见，在下也高攀不上，你们是威震天下的穷家三友。”

“哦！乾坤绝刀廖老兄。”穷儒脸色一变，奸笑僵住了：“与神刀天殒齐名的名刀客。”

“我也用刀。”左首那人拍拍藏在天蓝长衫内的刀：“小姓黄，黄大海，匪号叫四海飘萍。你这位威震江湖的名宿，当然不屑知道我这个小人儿。”

“咱们见过。”穷儒脸色又变：“三年前在……在湖广荆州府……”

“好记性。”四海飘萍鼓掌三下表示赞赏，笑容却带有阴森味：“穷家三友勒索不成，夜袭望江园罗家。在下是火起之后赶到的，一刀砍散了阁下头上的儒巾。”

“对，你是罗家请来的十余位助拳朋友之一，从背后偷袭老夫的那位刀客，几乎砍掉老夫的脑袋。难怪，你与那位大剑客联手找我。”

“在下有权找你，哼！”飞龙剑客咬牙说。

“应该，应该，老夫也在找你。”穷儒的脸上奸笑重现：“谣言满天飞，真假难辨，老夫希望在你口中，求证一些传闻是真是假。”

“在下找你，是想知道你们三个卑鄙无耻老狗，前天晚上在龙门镇口，向在下行凶的原因。在下四位住在龙门客栈的朋友被杀，与你们穷家三友必定有所牵连。”飞龙剑客声色俱厉，杀气腾腾：“在下知道你们三人并肩为祸江湖，不与人结伴，因此在

下也来了三个人，咱们到郊野作了一了断，我要公道。”

“有人传出王若愚已被七步追魂针杀死了，你们三个老恶贼才敢放心大胆在外公然走动。”乾坤绝刀说话毫不含蓄，充满挑战味：“所以凌老兄相信，一出来就可以找到你们，果然所料不差。和尚与老道呢？你们通常是三个人同进退的。”

“老实说，老夫主要是打听王小辈死了的消息。飞龙剑客多少会知道一些风声，因为那姓张的小女人救了他。而她张的小女人，与王小辈有密切的关联。”穷儒宽洪大量，不计较乾坤绝刀话中的讽刺味：“大剑客，在了断之前，你能把姓张小女人的下落告诉老夫吗？”

“就算在下知道，也不会告诉你。”飞龙剑客冷冷一笑：“老狗，我要知道你行凶的目的，说！”

“你会告诉我的。”穷儒一点也不介意被骂为老狗，狞笑更浓：“而且，今后将会有很多人找你。昨天那个女人袭击王小辈时，共有五个人现身。王小辈倒地时，由两个身材矮小的人带走了。这两个人，是不是姓张的小女人与她的侍女？目下在何处？”

各说各话，各提要求，把对方的要求置之不理，这怎能谈得拢？

“你这些话简直是放屁。”飞龙剑客的话愈说愈难听：“这些谣言，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怀叵测的混蛋故意放出乱人耳目的恶毒手段。至少在下知道，中了七步追魂针的人，那就死定了，张姑娘救一个死人做什么？活的王若愚才有价值，他知道藏宝图在谁的手中，他死了，还会有谁愿意扮孝子孝女替他埋葬？既然你知道当时发生的情形，就表示你曾经参与这件阴谋，必定有不少人找你，不会找到我头上。老狗，你还没回答在下的话，还没说出你行凶的目的。”

反咬一口，飞龙剑客不愧称精明的老江湖。

茶坊有不少茶客，果然有不少人，将目光投落穷儒身上，似